

# 新序 說苑

劉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 諸子百家叢書





諸子百家叢書

新 說  
序 苑

劉  
向  
撰

劉  
向  
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

1/2/91/11/2

諸子百家叢書

新序

劉向撰

說苑

劉向撰

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上海福州路二四二號)

中華書局上海發行所發行 吳縣文化印刷廠印刷

開本 850×1156 1/32 印張 8.125

1990年11月第1版 1990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10300

ISBN 7-5325-0819-6

·K07 定價 3.55 元

## 出版說明

先秦兩漢魏晉的「諸子百家」之書，是中華傳統學術思想的一個源頭，各家所表達的思想理論，對後世影響極為深遠。其中不少著作，又被公認是優秀的散文作品，千百年來傳誦不絕。鑒於讀者需求，我社先已選編出版了《老子》等二十種（十六冊），頗受歡迎。今特續選四十三種，即：一、《陰符經》，舊題黃帝撰，周呂望、范蠡、鬼谷子、漢張良、蜀諸葛亮、唐李筌、六家注；二、《關尹子》，舊題周尹喜撰；三、《亢倉子》，舊題周庚桑楚撰，宋何象注；四、《鸞子》，舊題周鸞熊撰，唐逢行珪注；五、《公孫龍子》，周公孫龍撰，宋謝希深注；六、《鬼谷子》，梁陶弘景注；七、《子華子》，舊題周程本撰；八、《尹文子》，周尹文撰，魏仲長統校定；九、《鶡冠子》，宋陸佃解；十、《穆天子傳》，晉郭璞注；十一、《十洲記》，舊題漢東方朔撰；十二、《列仙傳》，舊題漢劉向撰；十三、《抱朴子》，晉葛洪撰（以上均為明《正統道藏》本）；十四、《握奇經》，舊題風后撰，漢公孫弘解，晉馬隆述讀，宋高似孫注跋；十五、《尉繚子》，周尉繚撰；十六、《曾子全書》，宋汪暉編；十七、《子思子全書》，宋汪暉編；十八、《鹽鐵論》，漢桓寬撰，明張之象注；十九、《說苑》，漢劉向撰；二十、《獨斷》，漢蔡邕撰；二十一、《傅子》，晉傅玄撰；二十二、《神異經》，舊題漢東

方朔撰，晉張華注；二十三、《博物志》，舊題晉張華撰；二十四、《神仙傳》，晉葛洪撰（以上均為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二十五、《六韜》，舊題周呂望撰；二十六、《司馬法》，舊題周司馬穰苴撰；二十七、《吳子》，周吳起撰（以上為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影末寫本）；二十八、《鄧析子》，周鄧析撰（明刊本）；二十九、《慎子》，周慎到撰（江陰繆氏蕙香移寫本）；三十、《孔子家語》，魏王肅注（明覆末刊本）；三十一、《孔叢子》，舊題秦孔鮒撰（杭州葉氏藏明翻末本）；三十二、《周髀算經》，舊題漢趙爽注，北周甄鸞重述，唐李淳風注釋（南陵徐氏積學齋藏明刊本）；三十三、《九章算術》，晉劉徽注，唐李淳風注釋（微波榭刊本）；三十四、《太玄經》，漢揚雄撰，晉范望注（明萬玉堂翻末本）；三十五、《新語》，漢陸賈撰（明弘治刊本）；三十六、《新序》，漢劉向撰（明翻末刊本）；三十七、《白虎通德論》，漢班固撰（江安傅氏雙鑿樓藏元刊本）；三十八、《風俗通義》，漢應劭撰（常熟瞿氏鐵琴銅劍樓藏元本）；三十九、《論衡》，漢王充撰（明通津草堂刊本）；四十、《潛夫論》，漢王符撰（述古堂影末寫本）；四十一、《申鑒》，漢荀悅撰，明黃省曾注（明文始堂本）；四十二、《中論》，漢徐幹撰（江安傅氏雙鑿樓藏明刊本）；四十三、《人物志》，魏劉邵撰，北魏劉昉注（明刊本）。訂為十八冊，正文加上斷句，影印出版，以便選讀。

上海古籍出版社 一九九〇年六月

# 新 序

# 目 錄

劉向新序目錄	一
曾鞏叙錄	一
第一卷	一
雜事	二
第二卷	二
雜事	七
第三卷	七
雜事	一四
第四卷	一四
雜事	二〇
第五卷	二〇
雜事	二七
第六卷	二七
刺著	三五
第七卷	三五
節士	三八
第八卷	三八
義勇	四七
第九卷	四七
善謀	五〇
第十卷	五〇
善謀	五八
第十一卷	五八

劉向新序目錄

卷第一 雜事一 卷第二 雜事二

卷第三 雜事三 卷第四 雜事四

卷第五 雜事五 卷第六 雜事六

卷第七 節士上 卷第八 節士下

卷第九 善謀上 卷第十 善謀下

古之治天下者一道德同風俗蓋九州之廣萬民之衆千歲之遠其教既明其政既成之後所守者一遺所傳者一說而已故詩書之文歷世數十作者非一而言未嘗不相爲終始化之如此其至也當是之時異行者有誅異言者有禁防之又如此其備也故二帝三王之際及其中間嘗更衰亂而餘澤未殞之時百家衆說未有能出其間者也及周之末世先王之教化法度既廢餘澤既熄世之治方術者蓋得其一偏故人奮其私意家尚其私學者蓋起於中國皆明其所長而昧其所短務其所得而諱其所失天下之士各角爲言而不能相通世人之不復知夫學之有統道之有歸也先王之遺文雖在皆純而不講况至於秦爲世所大禁或漢興六藝皆得於散絕殘脫之餘世復無明先王之道爲衆說之所蔽聞而不明聽而不發而怪奇可喜

之論各師異見皆自名家者誕漫於中國一切不異於周之末世其弊至於今尚在也自斯以來天下學者知折衷於聖人而能純於道德之義者楊雄氏而止耳如向之徒皆不免爲衆說之蔽而不知有所衷者也孟子曰待文王而後興者凡民也蒙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漢之士宣特無明先王之道以一之者哉亦其出於是時者蒙傑之士少故不能特起於流俗之中絕學之後也蓋向之序此書於今最爲近古雖不能無失然遠至舜禹而次及於周秦以來古人之嘉言善行亦往往而在也要在慎取之而已故臣既惜其不可見者而校其可見者特詳焉亦足以知臣之志者豈好辯哉蓋臣之不得已也編校書籍臣曾輩上



劉向新序卷第一

雜事第一

昔者舜自耕稼陶漁而躬孝友。父瞽瞍頑。母嚚。及弟象傲。皆下愚不移。舜盡孝道。以供養。瞽瞍。及弟象。象為浚井塗廩之謀。欲以殺舜。舜出田則號泣。年五十猶嬰兒慕。可謂至孝矣。故耕於歷山。歷山之耕者讓畔。陶於河濱。河濱之陶者器不苦窳。漁於雷澤。雷澤之漁者分均。及立為天子。天下化之。蠻夷率服。北發溟搜。南撫交趾。莫不慕義。麟鳳在郊。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舜之謂也。孔子在州里。篤行孝道。居於闕黨。闕黨之子弟。畋漁。分有親者。得多。孝以化之也。是以七十二子自遠方至。服從其德。魯有沈猶氏者。旦飲羊飽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淫。慎氏奢侈。驕佚。魯市之鬻牛馬者。善陳賈。孔子將為魯司寇。沈猶氏不敢朝飲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氏踰堊而。魯之鬻馬牛不豫賈。布正以待之也。既為司寇。季孟嘗却費之城。齊人歸所侵魯之地。由積正之所致也。故曰。其身正。不令而行。

孫叔敖為嬰兒之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其母問其故。叔敖對曰。聞見兩頭之蛇。

者死。獨於吾見之。恐去母而死也。其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其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令尹。未治而國人信其仁也。

禹之興也。以塗山。桀之亡也。以末喜。湯之興也。以有莘。紂之亡也。以妲己。文武之興也。以任姒。幽王之亡也。以褒姒。是以詩正開睡。而春秋發。伯姬也。樊姬。楚國之夫人也。楚莊王罷朝而晏。問其故。莊王曰。今且與賢相語。不知日之晏也。樊姬曰。賢相為誰。王曰。為虞丘子。樊姬掩口而笑。王問其故。曰。妾幸得執巾櫛。以待王。非不欲專責檀愛也。以為傷王之義。故所進與妾同位者。數人矣。今虞丘子為相。數十年。未嘗進一賢。知而不進。是不忠也。不知是不智也。妾得為賢。明日朝。王以樊姬之言告虞丘子。虞丘子稽首曰。如樊姬之言。於是辭位而進孫叔敖。孫叔敖相楚。能王卒以霸。樊姬與有力焉。

衛靈公之時。蘧伯玉賢而不用。彌子瑕不肖而任事。衛大夫史鰌患之。數以諫靈公而不聽。史鰌病且死。謂其子曰。我即死。治喪於北堂。吾不能進蘧伯玉而退彌子瑕。是不能正君也。生不能正君者。死不當成禮。置尸北堂。於我足矣。史

歸死。靈公住弔。見妻在牀。問其故。其子具以  
 父言對。靈公雖然易容。然失位曰。夫子  
 生則欲進賢而退不肖。死且不懈。又以屍諫。可  
 謂忠而不衰矣。於是乃召蓬伯玉。而進之以為  
 卿。還彌子瑕。使喪正室。成禮而後返。衛國以治  
 史。錮字子魚。論語所謂直哉史魚者也。  
 晉大夫祁奚老。晉君問曰。孰可使嗣祁奚對曰。  
 解狐可。君曰。非子之讎邪。對曰。君問可。非問讎  
 也。晉遂舉解狐。後又問孰可以為國尉。祁奚對  
 曰。午也可。君曰。非子之子邪。對曰。君問可。非問  
 子也。君子謂祁奚能舉善矣。稱其雖不為諂。立  
 其子不為比。書曰。不偏不黨。王道歸焉。祁奚之  
 謂也。外舉不避仇讎。內舉不回親戚。可謂至公  
 矣。唯善故能舉其類。詩曰。唯其有之。是以似之。  
 祁奚有焉。  
 楚共王有疾。召令尹曰。常侍筮。與我處。常忠  
 我。以道正我。以義吾與。處不安也。不見不思也。  
 雖然。吾有得也。其功不細。必厚爵之。申侯伯與  
 處。常縱恣吾。吾所服者。為吾為之。吾所好者。先  
 吾服之。吾與處。歡樂之。不見成敗也。雖然。吾終  
 無得也。其過不細。必重遣之。令尹曰。諾。明日。王  
 薨。令尹即解筮。為上卿。而遂申侯伯出之境。

曾子曰。鳥之將死。其鳴也哀。人之將死。其言也  
 善。言反其本性。共王之謂也。故孔子曰。朝聞夕  
 死。可矣。於以聞後。詞學來世。猶愈沒身不語者  
 也。  
 昔者魏武侯謀事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喜  
 色。吳起進曰。今者有以楚莊王之語聞者乎。武  
 侯曰。未也。莊王之語奈何。吳起曰。楚莊王謀事  
 而當。群臣莫能逮。朝而有憂色。申公巫臣進曰。  
 君朝而有憂色。何也。莊王曰。吾聞之。諸侯自擇  
 師者。王自擇交者。霸足已。而群臣莫之若者。亡  
 今以不穀之不肖。而讓於朝。且群臣莫能逮。吾  
 國其幾於亡矣。吾是以有憂色也。莊王之所以  
 憂。而君獨有喜色。何也。武侯遠絕而謝曰。天使  
 夫子報寡人之過也。天使夫子報寡人之過也。  
 衛國逐狄。公晉悼公謂師曠曰。衛人出其君。不  
 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也。夫天生民而立  
 之。君使司牧之。無使失性。使君將實善。而除民  
 患。愛民如子。蓋之如天。若之若地。民奉其君。愛  
 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若雷。  
 愛其君神之主也。而民望之也。天之愛民甚矣。  
 豈使一人肆於民上。以縱其淫。而弃天地之性  
 乎。必不然矣。若困民之性。之神之祀。百姓絕望。

社稷無主將焉用之。不去何為。公曰善。

稍簡子上羊陽之坂。群臣皆偏袒推車而虎會

獨廢戟行歌不推車。簡子曰寡人上坂群臣非

推車會獨擐戟行歌不推車是會為人臣傷其

主為人臣傷其主其罪何若。虎會對曰為人臣

傷其主者死而又死。簡子曰何謂死而又死。虎

會曰身死妻子又死。若是謂死而又死。君既以

聞為人臣而傷其主者之罪矣。君亦聞為人君

而傷其臣者乎。簡子曰為人君而傷其臣者何

若。虎會對曰為人君而傷其臣者智者不為謀

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闢智者不為謀則社稷

危。辯者不為使勇者不為闢智者不為謀則社稷

侵。簡子曰善。乃罷群臣不推車。為士大夫置酒

與群臣飲。以虎會為上客。

昔者周舍嘗稱簡子立趙簡子之門三日三夜

簡子使人出問之曰天子將何以今我。周舍曰

願為諛誇之臣。墨筆操牘隨君之後。司君之過

而善之。日有記也。月有效也。歲有得也。簡子悅

之。與處居無幾。何而周舍死。簡子厚葬之。三年

之後。與諸大夫飲酒。簡子泣。諸大夫起而出。曰

臣有死罪而不自知也。簡子曰大夫反無罪。昔者善友周舍有言曰。百羊之皮。不如一狐之

腋。衆人之唯唯。不如周舍之諛諛。昔紂昏昏而亡。武王諛諛而昌。自周舍之死。後吾未嘗聞吾過也。故人君不聞其非。及聞而不改者。亡吾國其幾於亡矣。是以泣也。

魏文侯與士大夫坐。問曰寡人何如君也。群臣皆曰君仁君也。次至翟黃曰君非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君伐中山。不以封君之第。而以封君之長子。臣以此知君之非仁君。文侯怒而逐翟黃。黃起而出。次至任座。文侯問寡人何如君也。任座對曰君仁君也。曰子何以言之。對曰臣聞之。其君仁者其臣直。向翟黃之言直。臣是以知君仁君也。文侯曰善。復召翟黃。八拜為上

知。中行寅將亡。乃召其太祝而欲加罪焉。曰子為我祝。犧牲不肥。澤那且齋戒不敬耶。使吾國亡何也。祝簡對曰昔者吾先君中行穆子皮車十乘。不憂其薄也。憂德義之不足也。今主君有華車百乘。不憂德義之薄也。唯患車不足也。夫舟車飾則賊。飲厚。賦歛厚則民怨。諛誑矣。且君苟以為祝有益於國乎。則詎亦將為損世亡矣。一人祝之一國。詎之一祝不勝萬。詎國亡不亦宜乎。況其何罪。中行子乃慚。

秦欲伐楚，使使者往觀楚之寶器。楚王聞之，召令尹子西而問焉。曰：「秦欲觀楚之寶器，吾和氏之璧、隨侯之珠，可以示諸令尹子西對曰：『不知也。』昭奚恤而問焉。昭奚恤對曰：『此欲觀吾國得失而圖之，不在寶器。』在賢臣。珠玉玩好之物，非寶重者。王遂使昭奚恤應之。昭奚恤發精兵三百人，陳於西門之內。為東面之壇一，為南面之壇四。為西面之壇一。秦使者至，昭奚恤曰：『君容也。』請就上位東面。令尹子西南面。太宰子敖次之。葉公子高次之。司馬子及次之。昭奚恤自居西面之壇。稱曰：『客欲觀楚國之寶器，楚國之所寶者賢臣也。理百姓，實倉廩，使民各得其所。令尹子西在此。奉珪璧使諸侯，解忿憤之難，交兩國之歡，使無兵革之憂。太宰子敖在此。守封疆，謹境界，不侵鄰國。鄰國亦不見侵。葉公子高在此。理師旅，整兵戎，以當疆敵。提枹鼓，以勳百萬之衆。所使皆趨湯火，蹈白刃，出萬死，不顧一生之難。司馬子及在此。懷霸王之餘議，攝治亂之遺風。昭奚恤在此。惟大國之所賴。秦使者懼然無以對。昭奚恤遂揖而去。秦使者反，言於秦君曰：『楚多賢臣，未可謀也。』遂不伐楚。詩云：『濟濟多士，文王以寧。』斯之謂也。」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賜之酒，醜范昭曰：『願請君之樽。』公曰：『酌寡人之樽，進之於客。』范昭已飲，晏子曰：『徹樽更之。』樽解，具矣。范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為我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君，范昭趨而出。』景公謂晏子曰：『晉大國也，使人來將觀吾政也。今子怒大國之使者，將奈何？』晏子曰：『夫范昭之為人，非陋而不識禮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景公謂太師曰：『子何以不為容，調成周之樂乎？』太師對曰：『夫成周之樂，天子之樂也。若調之，必人主舞之。今范昭人臣也，而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范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聞之曰：『夫不出於樽俎之間，而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晉平公浮西河中流而歎曰：『嗟乎！安得賢士與共此樂者？』船人固桑進對曰：『君言過矣。夫劍產于越，珠產江漢，玉產昆山。此三寶者，皆無足而至今。君苟好士，則賢士至矣。』平公曰：『固桑來，吾門下食客者二十餘人，朝食不足，暮收市糶，暮食不足，朝收市糶。君尚可謂不好士乎？』固桑對

曰。今夫鴻鵠高飛冲天。然其所恃者六翮耳。夫腹下之毛。背上的毛。皆去一把。飛不為高下。不知君之食客。六翮邪。翮腹背之毛也。平公默然而不應焉。

楚威王問於宋玉曰。先生其有遺行邪。何士民衆庶不譽之甚也。宋玉對曰。唯然有之。願大王寬其罪。使得畢其辭。客有歌於郢中者。其始曰。下里巴人。國中屬而和者數千人。其為陽陵珠。國中屬而和者數百人。其為陽春白雪。國中屬而和者數十人而已也。引商刻角。雜以流徵。國中屬而和者不過數人。是其曲彌高者。其和彌寡。故鳥有鳳而魚有鯨。鳳鳥上擊于九千里。絕浮雲。負蒼天。翔乎窈冥之上。夫糞田之壤。豈能與之斷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於蒼梧之墟。暮餐於碣石。暮宿於孟諸。夫又澤之鯨。豈能與之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鯨也。士亦有之。夫聖人瑰意奇行。超然獨處。世俗之民。又安知臣之所為哉。

晉平公問居師曠侍坐。平公曰。子生無目。朕甚矣。子之墨墨也。師曠對曰。天下有五墨墨。而臣不得與一焉。平公曰。何謂也。師曠曰。群臣行賂。以采名譽。百姓侵冤。無所告訴。而君不悟。此一

墨墨也。忠臣不用。用臣不忠。下才愛高。不肖眩賢。而君不悟。此二墨墨也。或臣欺詐。空虛府庫。以其少才。覆塞其惡。與人逐。故邪貴。而君不悟。此三墨墨也。國貧民罷。上下不和。而好射用兵。嗜欲無厭。諂諛之人。容容在旁。而君不悟。此四墨墨也。至道不明。法令不行。吏民不正。百姓不安。而君不悟。此五墨墨也。國有五墨墨而不危者。未之有也。臣之墨墨。小墨墨耳。何害乎國家哉。

趙文子問於叔向曰。晉六將軍孰先亡乎。對曰。其中行氏乎。文子曰。何故先亡。對曰。中行氏之為政也。以苛為察。以欺為明。以刻為忠。以計多為善。以聚斂為良。晉之其猶鞶革者也。大則大矣。裂之道也。當先亡。

楚莊王既討陳靈公之賊。殺夏徵舒。得夏姬而悅之。將近之。申公巫臣諫曰。此女亂陳國。敗其群臣。雙女不可近也。莊王從之。令尹又欲取申公巫臣。諫令尹從之。後襲尹取之。至恭王。與晉戰于邲。陵楚兵敗。襄尹死。其尸不反。穀求晉。不與。夏姬請如晉求尸。楚方遣之。申公巫臣將使齊。私說夏姬與謀。及夏姬行。而申公巫臣廢使命。道亡。隨夏姬之晉。令尹將徒其族。言之於王。

曰申公巫臣謀先王以無近夏姬。今身養使命與夏姬逃之晉。是欺先王也。請徙其族。王曰。申公巫臣爲先王謀則忠。自爲謀則不忠。是厚於先王而自薄也。何罪於先王。遂不徙。

劉向新序卷第一

劉向新序卷第二

雜事第二

昔者唐虞崇舉九賢布之於位而海內大康。要荒來賓。麟鳳在郊。商湯用伊尹而文武用太公。閔天成王任周召而海內大治。越裳重譯。祥瑞並降。逮安千載。皆由任賢之功也。無賢且雖五帝三王不能以興。齊桓公得管仲有霸諸侯之榮。失管仲而有危亂之辱。虞不用百里奚而亡秦。纘公用之而霸。楚不用伍子胥而破。吳闔廬用之而霸。夫差非徒不用子胥也。又殺之。而國卒以亡。燕昭王用樂毅推弱燕之兵破疆齊之解。屠七十城。而惠王廢樂毅更代以騎劫。兵立破。亡七十城。此父用之子不用。其爭可見也。故闔廬用子胥以興。夫差殺之而以亡。昭王用樂毅以勝。惠王逐之而敗。此的的然若白黑。秦不用叔孫通項王不用陳平韓信而皆滅。漢用之而大興。此未遠也。夫失賢者其禍如彼。用賢者其福如此。人君莫不求賢以自輔。然而國以亂亡者。所謂賢者不賢也。或使賢者爲之。與不肯者議之。使智者圖之。與愚者謀之。不肯嫉賢。愚者嫉智。是賢者之所以禹蔽也。所以千載不合者也。或不肖用賢而不能久也。或久而不能終

也。或不肖子廢賢父之忠臣。其禍敗難一二錄也。然其要在於已不明而聽彼口。諸卿不行斯為明也。魏靡恭與太子質於邯鄲。謂魏王曰。今一人來言市中有虎。王信之乎。王曰。否。曰。二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疑矣。曰。三人言。王信之乎。曰。寡人信之矣。靡恭曰。夫市之無虎明矣。三人言而成虎。今邯鄲去魏遠。於市議臣者過三人。願王察之也。魏王曰。寡人知之矣。突靡恭自邯鄲反。說口果至。不得見。甘茂下燕人也。西入秦。數有功。至武王以為左丞相。穰里子為右丞相。穰里子及公孫子皆秦諸公子也。其外家韓也。數攻韓。秦武王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至周室者。其道乎。韓之宜陽。欲使甘茂伐韓。取宜陽。以通道至周室。甘茂曰。請約魏與伐韓。今向壽輔行。甘茂既約魏。許甘茂還至息壤。謂向壽曰。子歸言之。王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問其故。對曰。宜陽大縣也。名為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險。行千里。攻之難。昔者曾參之處。鄰人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母織自若也。頃然一人又來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殺人。有頃一人又來告。其母投杼下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

之賢。與其母信之也。然三人疑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也。不若曾參。王之信臣也。又不如曾參之母之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也。臣恐大王投杼也。魏文侯今樂羊將而攻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反而語功。文侯示之諺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力也。今臣戮也。穰里子。公孫子二人拔韓而議。王必信之。是王欺魏而臣交韓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便伐宜陽。五月而宜陽未拔。穰里子。公孫子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壤在彼。王曰。有之。因悉起兵。使甘茂將擊之。遂拔宜陽。及武王薨。昭王立。穰里子。公孫子譏之。甘茂避罪。卒奔齊。故非至明。其孰能毋用穰子。楚王問羣臣曰。吾聞北方畏昭奚恤。亦誠何如。江乙荅曰。虎求百獸食之。得一狐。狐曰。子母敢食我也。天帝令我長百獸。今子食我。是逆帝命也。以我為不信。吾為子先行。子隨我後。觀百獸見我無不走。虎以為然。隨而行。獸見之皆走。虎不知獸畏已而走也。以為畏狐也。今王地方五千里。帶甲百萬。而專任之於昭奚恤也。北方非畏昭奚恤也。其實畏王之甲兵也。猶百獸之畏虎。故人臣而見畏者。是見君之威也。君不用則

成亡矣。

魯君使宓子賤為單父宰。子賤辭去。因請借善書者二人。使書寫善教。魯君子之至單父。使子賤從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若吾擾之。使不得施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化大治。故孔子曰：君子哉！子賤。魯無君子者。斯安取斯。美其德也。楚人有獻魚楚王者。今日漁獲。會之不盡。實之不售。弃之又惜。故來獻也。左右曰：鮒哉！辭也。楚王曰：子不知漁者仁人也。蓋聞困倉粟有餘者。國有馘民。後宮多幽女者。下民多饑夫。餘行之者。聚於府庫者。境內多貧困之民。皆失君人之道。故厨庖有肥魚。既有肥馬。民有餘色。是以亡國之君。藏於府庫。寡人聞之久矣。未能行也。漁者知之。其以此諭寡人也。且全行之。於是乃遣使恤鰥寡。而存孤獨。出倉粟發幣帛。而振不足。罷去後宮不御者。出而妻鰥夫。楚民欣飲大悅。鄰國歸之。故漁者壹獻餘魚。而楚國頌之。可謂仁智矣。

王之事。登王大伐。與諸三日。遂拜以為相。齊有稷下先生。善議政事。鄒忌既為齊相。稷下先生淳于髡之屬七十二人。皆輕忌。以謂說以解。邪忌不能及。乃相與俱往見鄒忌。淳于髡之徒。禮忌。鄒忌之禮卑。淳于髡等曰：狐白之裘。補之以弊羊皮。何如。鄒忌曰：敬請不敢。雜賢以不肯。淳于髡曰：方內而負鉅。如何。鄒忌曰：敬請請。門內不敢留賓客。淳于髡等曰：三人共收一羊。羊不得食。人亦不得息。何如。鄒忌曰：敬請。戒吏省貨。使無擾民也。淳于髡等三稱。鄒忌三矢。知之。如應響。淳于髡等辭屈而去。鄒忌之禮優。淳于髡等之禮卑。故所以尚于將。莫邪者。貴其立斷也。所以貴騏驎者。為其立至也。必且歷日曠久。平然。楚猶能擊石。為馬亦能致遠。是以聰明捷敏人之美材也。子貢曰：回也。聞一以知十。爰敏捷也。

昔者燕相得罪於君。將出亡。召門下諸大夫曰：有能從我出者乎。三問。諸大夫莫對。燕相曰：嗚呼！亦有士之不足養也。大夫有進者曰：亦有君之不能養士。安有士之不足養者。凶年飢歲。士糲糲不厭。而君之大馬有餘。穀粟墜。冬烈寒。士相渴不究。四時不蔽。而君之臺觀。惟陳錦繡。隨風



飄飄而落財者君之所輕死者世之所重也君不能施君之所輕而求得士之所重不亦難乎燕相遂慙池不復故見

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屋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間之諸侯豐惡則修德大夫豐惡則脩官士豐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君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福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儀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歛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若關市無征澤梁毋賦歛赦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地吏夢大帝殺地曰何故當聖之道為而罪當死發夢視地莫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梁君出獵見白鴈群梁君下車殺弓欲射之道有行者梁君謂行者止行者不止白鴈群擊梁君怒欲射行者其御公孫襲下車撫矢曰君止梁君忿然作色而怒曰襲不與其君而顧與他

人何也公孫襲對曰昔齊景公之時天大旱三年卜之曰必以人祠乃雨景公下堂頓首曰凡吾所以求雨者為吾民也今必使吾以人祠乃且雨寡人將自當之言未卒而天大雨方千里者何也為有德於天而惠於民也今主君以白鴈之故而欲射人襲謂主君言無異於虎狼梁君按其手與上車歸入廟門呼萬歲曰幸哉今日也他人獵皆得禽獸吾獵得善言而歸武王勝殷得二虜而問焉曰而國有妖乎一虜答曰吾國有效晝見星而兩血此吾國之妖也一虜答曰此則妖也雖然非其大者也吾國之妖其大者子不聽父弟不聽兄君令不行此妖之大者也

晉文公出田逐獸墜入大澤迷不知所出其中有漁者文公謂曰我若君也道安從出我且厚賜若漁者曰臣願有獻公曰出澤而受之於是遂出澤公令曰子之所以教寡人者何等也願受之漁者曰鴻鵠保河海之中厭而欲殺從之小澤則必有九結之憂龜蠃保深淵厭而出之淺渚則必有羅網釣射之憂今君逐獸墜入至此何行之太遠也文公曰善哉謂從者記漁者名漁者曰君何以名為君共尊天事地敬社稷